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六十四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

起己亥唐肅宗乾元二年○凡二十年

盡戊午唐代宗大歷十三年

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鋭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燕國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魏州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嘉山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鄴城注見漢獻

質實

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

帝初平
四年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茘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集覽 茘非羌人複姓 質實 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書法 卒於軍必書嘉死事也終綱目書卒於軍八祭遵馮異馬援諸葛亮劉方段文振任雅相李嗣業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月食既考異 提要作日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質實月食注見

漢惠帝七年日食既

書法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猒之也決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終綱目書月食一而已

發明月食未有書而此書之者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

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集覽 竊官軍裝號私竊效其衣裝及每夜信號令其不能辨識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漳

水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抄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襄鄧二州名襄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帝天祐二年孟津

書法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師也無帥也則前者曷為首子儀書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師光弼也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其旨深矣

發明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雖正猶凶此笥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今以九節度之師而無所統又以宦官臨之是弟子

輿尸而又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九節度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唐自潰之云耳夫以步騎六十萬之衆一旦無故自潰然則唐之不亡豈非幸歟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集覽 唁音彦弔失國也

質實 鄴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吕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廵邏李揆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得因南軍入北軍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賀實二十五年羽林軍名注見漢昭帝元鳯元年金吾京師注見周顯王軍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

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質實 靈武郡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靈州

書法 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發明 制敕皆本中書若旁蹊捷出則中書果何用哉況於以口敕而處分則是非得失孰從審覆其為悖謬不言可知今焉下制停之停者是則用者非矣綱目書此雖曰幸之蓋亦譏之也

以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賫賷李抱玉營州柳城人鄭陳潁亳四州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陳注見周郝王三十七年潁注見梁武帝天監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五年譙邑

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書法抱玉安姓也於是賜姓李氏不書何凡書賜姓譏也抱玉恥與逆臣同姓則賜姓宜矣故不書終綱目書賜姓三婁敬羅藝徐世勣賜姓名三李寳臣李國昌李賛華皆譏也

回紇昆伽闕可汗死賫賷回紇匈奴别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可汗外蕃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子登里
可汗立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刼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㑹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寛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寛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集覽 鎣余傾反 賷賫同

鳳翔府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天興縣名注同上年雍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南海播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

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汜水縣名注同上年成皋

以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

初潼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辛雲京思禮怒之光晟時在雲京麾下請見思禮而解之即往謁未言及思禮執其手曰吾求子久矣引與同坐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辛雲京蘭州金城人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賀實大寧郡注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蒲子

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寧國公主歸京師賀實寧國縣名注見至德二載

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

書法書歸何無子也終綱目公主嫁外蕃書歸者三漢宣帝甘露四年烏孫公主是年寧國公主武宗會昌元年太和公主

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荊州

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作亂上使將軍曹日昇往慰喻楚元貶其刺史王政而以張光奇代之楚元不從

張嘉延襲破荆州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實實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更鑄大錢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禄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書法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終綱目書鑄大錢六漢後主建興十四年延熙元年丁亥年宋唐肅宗乾元元年是年己未年唐書罷大錢一戊子年宋書大小錢皆當一者一肅宗寶應元年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廵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洛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

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懐恩賀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覩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
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
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
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
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疋縶其駒而出
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
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裹
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
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絶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
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
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
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
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
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得希顥吾必死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

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方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胡氏曰中潬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使得一勝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犄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盡亦小

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務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集覽 亂流安閒貌論惟貞惟貞無姓吐蕃之俗王族皆曰論枉尋而直尺禮注疏云八尺曰尋尺小尋大不可枉大而就小以要利也王良之所不為王良以詭為御而順就嬖奚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王良之用轡

正誤 策馬亂流而進今按橫流而渡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是也集覽誤甚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洛陽縣名注同上三年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崿嶺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箕山龍門山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石橋清名注見晉懷帝

永嘉二年七里澗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挑戰注見漢王邦四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河清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南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中潬城注同上文犄角注同上文北城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十一月商州刺史韋倫發兵討荆襄平之

康楚元等衆至萬餘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

賀賓商州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上洛

貶第五琦為忠州長史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胡氏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巡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雖殺之于睢陽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質實

忠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一統志云溱州唐貞觀中所置憲宗時嘗以珍州省入宋熙寧中復置溱州又置溱溪縣景炎三年廢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二十五里睢陽郡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十二月史思明寇陝擊卻之考異提要陝下有衛伯玉三字擊卻當作討破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破之得馬六百匹質實

陝州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以

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集覽 邠寧公劉所居魏置豳州玄宗以字類幽改為邠寧本秦北地郡魏置華州西魏改為寧州鄜坊鄜本秦上郡漢鄜縣隋置鄜州坊本周之馬坊地唐置坊州坊北去鄜百一十里

質實 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邠寧二州名邠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寧本公劉邑後為義渠戎所居秦置義渠縣始皇時為北地郡漢為泥陽縣地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為北地郡唐改為寧州又置彭原郡宋復為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

路本朝因之仍以安定縣省入改屬慶陽府鄜坊二州名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坊本漢左馮翊翟道縣地渠披中部都尉治此姚秦置中部郡後魏改中部縣大統中改曰內部隋屬上郡唐初復改為中部縣後置坊州宋仍舊元廢坊州以縣屬鄜州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書法　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其名而又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弼相為犄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乎書曰領節度使病肅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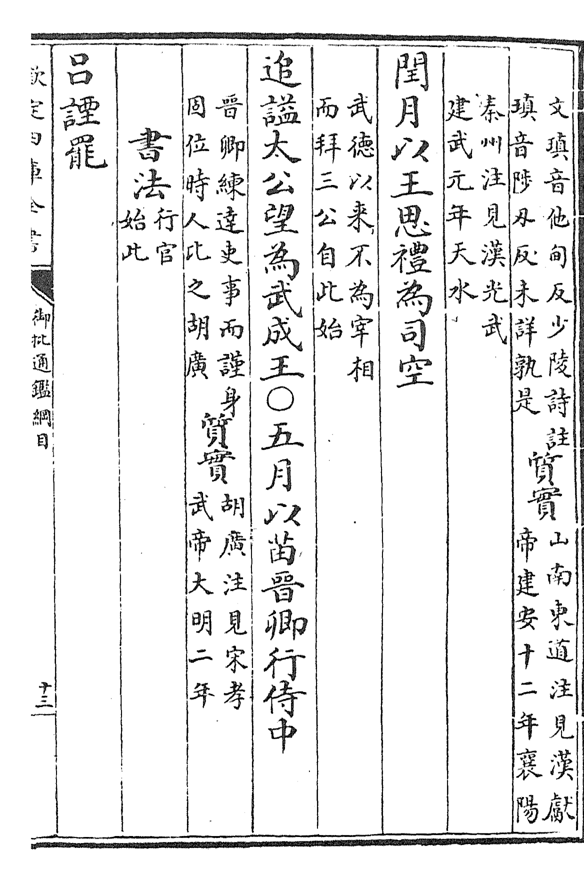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第五琦除名

流夷州

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按之琦曰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故有是命

三月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夏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貫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以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集覽　來瑱姓名也通鑑釋



文瑱音他甸反少陵詩註瑱音陟刄反未詳孰是〈質實〉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来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〇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質實〉胡廣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書法〈行官始此〉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誣集覽馬上言馬姓誣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誣罷也上言名也

以劉晏為户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貨實劉晏曹州人利故用之

六月桂州破西原蠻質實桂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西原蠻注見代宗大歷六年

○羌渾寇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之○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捕私鑄者數月間搒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鬧

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集覽 搒死搒與榜同劉伯莊音蒲庚反笞擊也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興王佋卒

佋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佋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集覽 佋時招反侗徒紅反 質實 定州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考異 太字羨按至德元載書尊帝為上皇天帝無太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

真公主如僊媛及梨園弟子往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勲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内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

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顔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集覽 如僊媛爾雅美人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唐制九嬪之中有昭媛脩媛充媛按如僊必媛之名射生至德中擇善騎射者千人為射生手號英武軍各好在杜甫詩好在阮元瑜注好在乃存問之辭也視服膳察視衣服及所食膳也記文王世子篇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茹葷茹音汝飲食也葷臭菜也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為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為五葷辟

彀為句注見宋主義符景平元年

質實

興慶宫注見玄宗開元二年　大明宫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梨園子弟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六軍注同上天寶十五載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一統志云蓬州本漢巴郡宕渠縣地晉屬巴西郡梁置伏虞郡治宣漢縣後周又置蓬州治安固縣隋州郡俱廢唐初復置蓬州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咸安郡尋改為蓬山郡乾元初復置蓬州宋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為蓬州治相如縣本朝仍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巫州本秦黔中郡地漢屬武陵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陳為沅陵郡地隋屬辰州唐初因之乾元初置巫州尋改為沅州又改為潭陽郡大歷中改為敘州宋復改為沅州治盧陽縣元初改置沅州路尋降為州改隸辰州路本朝初改為沅州府尋復為州省盧陽縣入焉隸辰州府萬安咸宜二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

發明　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謀似容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況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甘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綱目直書輔國遷上皇於西內則肅宗當置何地哉遷者強遷不順之詞肅宗身為人子位居九五一父且不能保則亦寄生焉耳於輔國乎何誅

命郭子儀出鎮邠州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胡氏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質實 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書法 不果行何惜之也並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故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强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銑罪而誅之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一旦恩命如此疑有讒人間之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峘印節以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遣屈突孝標徇濠

楚王暅畧淮西展軍白沙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

集覽

屈殭注見漢高帝十一年屈突代北複姓也暅況遠反北固山名在鎮江城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山上有北固樓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昇潤州古金陵也今建康府是潤州即京口也今鎮江府是

質實

淮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移檄注見楚義帝元年京口鎮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一統志云徐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二里即古徐國也濠楚二州名濠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州楚注同上三年山陽白沙山名在鳳陽府城東八十里其山遍是白沙故名江淮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北固山名在鎮江府治北下臨長江其勢險固梁武帝嘗登此山乃建樓於其上賜名

北固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烏道相去五十二里下蜀港名在應天府上元縣北一百里俗呼曰官港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丹潤二州名昇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潤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 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入廣陵狥濠楚畧淮西陷昇潤諸州是真反矣然激其反者上不信也以官爵誘人而圖之其為不信也大矣綱目書其新命曰江淮都統所以病其上也然則江淮之荼毒上之人實為之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敕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劉展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尊位食重禄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横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

質實　三江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五湖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宣蘇湖舒和滁廬七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蘇注見漢獻帝建安三年吳國湖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吳興舒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和注見漢沖帝永嘉元年歷陽滁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十一年南譙廬注見漢景帝三年廬江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田神功南宮人任城縣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淮水名注見漢後主炎興二年

辛丑

二年春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餘黨皆平考異 據上書劉展反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田神功使揚惠元范知新等分道擊劉展知新至下蜀展拒擊之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之惠元破王晅於淮南孫待封詣李藏用降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范氏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集覽 羅荼毒 羅音離遭也荼苦菜名言民之苦毒如荼也

兵機遲速關係最重利害所爭間不容髮有宜速而遲者固失事機有宜遲而速者亦患於輕躁皆足取敗至輕信僉壬浮說及令中使督師往往僨事以至全軍覆沒如魚朝恩之促李光

質賁 賁隱林華原人

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質賁 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中使

者何可勝數
李亦坐此矣

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邙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溥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質實 袁州注見高宗儀鳳元年荆南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襲陜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

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王苟不許令歸李氏矣朝義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以其謀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者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集覽故等夷故舊平謂儕輩羈縻注見漢昭等輩夷平也平文帝元鳳元年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討平之

段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殺刺史虢王

巨與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陷綿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與共攻斬之**資實**梓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東川節度注同上年梓潼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遂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遂寧號州名注同上十二年升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復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資實臨淮郡名注見

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外裔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而加

暗焉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脩省仰
荅變異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
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至德元載嘗書日食既矣於是再書食既而
又加暗焉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未有一世
再既如肅宗者以玄宗之惑溺譎見於天一而至
再猶皆不盡如鉤開元十七年天寳十四載肅宗
而再至於既何也日者人君之表也玄宗溺於貨
色君德固已昏矣然君威猶未奪也制於小人女
子則威柄昏失君之不君甚矣食既之再夫豈適
然凡天之示戒一見再見則禍至必矣故再書日
食不盡如鉤而明年禄山反又明年玄宗出再書
日食既而明年肅宗即世張后亦見殺可不畏哉
綱目書日食既未有無其應者免
者其惟漢明帝乎詳漢惠帝七年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

上大悦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集覽天成地平節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孔氏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蔡氏傳曰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菩薩梵語菩薩華言普濟也按釋典曰菩之為言了也薩之為言見也謂智慧了見也北門武士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金剛佛氏有金剛之號取金有百鍊不壞之義也膜拜蕃人禮拜也

膜音謨韻會舉要曰胡人拜稱南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注云長跪拜也

正誤 天成地平節今按此乃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以是日為天成地平節

書法 書置道場譏也於三殿甚譏之也日食再既不聞恐懼脩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為之汙褻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武宗之築望僊書禁中皆譏之譏也

發明 前書立太一壇此書置道場於三殿其失一也肅宗上危其父下殺其子內受制於其妻而欲求媚鬼神將誰欺哉書以譏之宜矣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曰肅宗信禨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質實 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書譏也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此天之再譴其爲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加輔國尚書是猶父母怒此而復以此反之有不甚其怒乎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目歷歷書之亟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書法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冬十月楚州牙將高幹殺其刺史李藏

用質實楚州注見晉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産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告藏用反襲殺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集覽簿責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貶劉晏為通州刺史質實

一統志云通州本漢巴郡宕渠縣之東界東漢析置宣漢縣晉省之劉宋復置屬南宕渠郡南齊屬巴渠郡梁

改制東關郡及置萬州西魏改為通州隋初郡罷大業初改州為通川郡唐初復為通州天寶初改為通川郡乾元初復改為通州宋初改為達州以宣漢等縣省入元仍舊國朝初改州為縣又以通川縣省入屬

夔州府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胡氏曰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貰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集覽　建子月以十一月為歲首肅宗改制度故不以數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明年建寅月復稱正月鴻臚卿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道禁中語道說宮禁中語話也德宗時杜黄裳勸韋執誼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

啟口議禁中事行辟
辟昆亦反刑法也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有貲産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集覽白著民有貲産無因而彊取之故謂之白著

上朝太上皇於西内考異上上字當作帝太字羡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

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詰西内至是始徃朝范氏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集覽 泫然涕流貌泫音胡畎反

書法 自輔國刼遷於是踰年矣始一書朝徒以脇於張后故也又五月而上皇違世矣肅宗之罪其何以自贖哉

壬寅 寶應元年春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 質實 許州注見漢后主建興十年許昌

○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五萬斛嘗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

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質實 鉤校即鉤考注見閔帝應順元年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

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之執國貞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

將白孝德為帥朝廷因而授之集覽畚鍤音本插左傳宣二年寘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筥屬史記田單傳身操版鍤注鍤鍫也質實絳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

發明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者也等而下之士卒之事偏裨偏裨之事主帥亦猶主帥之事天子嚴其下正所以衛其上耳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葢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綱目於去冬書楚州牙將殺其刺史今春書河東軍殺其節度使又書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徐而考之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為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

禍實始於肅宗所謂丘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其來非一日矣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質實

汾陽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定國軍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同州

以來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

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諷將吏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吕諲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以瑱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為防禦使

集覽商金商古商國後魏上洛郡周為商州金即漢之西城郡西魏改金州均房均秦屬南陽隋置均州房本隋房陵郡唐改房州裴茙姓名茙如終反 襄陽府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商金均房四州名商注見晉元帝元興元年上洛金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八年西城均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武當房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河南節度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書法

李輔國請之也自韋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是下行有司之事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深譏之凡書如故皆譏也

終綱目書如故四是年代宗廣德元年倍宗中和元年五代庚戌年惟鄭畋非譏辭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范氏曰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蓋惡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瀆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

信妖由人興故姦偽得以惑之獲寶不集覽尼真如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覩矣尼女僧

即所謂比丘尼也名真如者命重黎絶地天通書呂刑文蔡氏傳曰以書考之乃舜之事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民曉然知禍福之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首命重黎修明典祀絶地天之通質實恍惚猶嚴幽明之分君髙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依稀也

見不審貌

亦作彷彿

書法上書得寶五十三而下書大喪二殺后一寶之為應乃如此書所以示鑒戒也終綱目書得寶一而已矣

發明 玄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玉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耳直書于策識者可以觀矣

太上皇崩考異 太字羡皇下漏天帝二字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書法 魏主叡嘗建丑矣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武后嘗用周正矣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復於是肅宗建子亦不一年而復是年夏時信不可易也自是終綱目無書改正者矣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考異 殺當作弑按北魏宣武之后于氏暴疾殂

分注人皆咎高氏宫禁事秘莫能詳也綱目特書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則此當書弑不當書殺尹氏曲為之說非朱子意也

考證

殺當作弑○謹按唐書張皇后謂太子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張后雖云有隙而輔國罪誠可誅代宗果能從母之令明正其罪上告君父而顯誅之則肅宗未至遽崩母后不致遇弑下可全昆弟之命上可振朝廷之威宦寺之禍或由此而息與一失其機反被輔國矯太子命遷后於別殿幽殺之及其二子有累代宗之德多矣尹氏發明云直書曰殺者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耳發明不正弑逆之罪而正受弑者之罪其說抑末然乎若然其說則恐世之為人奴者殺其主母而不謂之弑何足以昭監戒於將来也哉今故推明正例殺當作弑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集覽　僩下板反　賓賓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長生殿注見玄宗天寶六載華清宮兗州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　賀善賛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

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操于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弒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父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終綱目書皇后弒者二漢許后伏后書殺者二晉賈氏唐張后列國之后書弒者一魏于后

發明　皇后天下之母儷體宸極輔國以家奴賊之書弒可也而以殺書何耶張后與輔國表裏擅權弒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禍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耳若夫輔國專擅之惡又自不言可知皇后且猶殺之如獵狐兔然況餘人乎

太子即位考證當作太子豫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横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集覽大家猶言天家蔡邕獨斷曰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百官小吏不敢指斥天子故稱之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號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劉向别録師之尚之父之之故曰師尚父質實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法前書為太僕卿矣又書加兵部尚書矣於是復為司空是三公也宦者書為司空魏有劉

騰唐有

輔國

發明 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官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敕大小錢皆當一

民始安之

書法 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考異 擊當作討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

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兖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神功既克劉展留連揚州聞光弼至乃還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集覽 宋州今睢州是注見漢景帝三年睢陽張傪姓名也傪倉含反

質實 果毅軍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年劉昌開封人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兖鄆二州名兖注見前鄆本魯地漢為壽良縣地東漢屬廩丘縣後周置清澤縣及高平郡隋初罷郡改縣為萬安後改為郡以廩丘省入大業初改置鄆城縣屬東平郡唐初因之

乾元間改置鄆州以鄆城縣屬五代周罷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金以水患徙盤溝村元改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一旅之衆

書法 書使何歸功光弼也神功自平劉展大肆暴横留連揚州其非心乎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故特書使若都將李晟則不書使矣代宗大歴三年

復以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来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已上欲姑息許之裴茙屯穀城既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逆之且問来故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来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茙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范氏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

劉展来瑱相繼叛亂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且瑱未失臣節而行裴茂褰奪之謀使茂克瑱而代其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偃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集覽 藩鎮唐自安祿山史思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

質實 穀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反側之臣謂反叛不正之人猶漢光武紀所謂反側子是也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偃彊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書法 書復以何美改過也肅宗信用邇言專以節鎮餌其臣而圖之非瑱復請而代宗察焉則瑱亦劉展矣然則姑息是乎曰瑱之跋扈未明也與其以詐失人不若徐為之計也使瑱果跋扈則割其四州必不肯嘿無一辭而淮西之從必不畏懼而上請矣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考證當加宦者於李輔國之上○謹按李輔國宦官之罪首也宦者拜官有之未聞為三公者封侯有之未聞進王爵者為三公封王自輔國始或曰鈞為輔國也既書宦者於兼太僕卿之上進王爵何必復書乎曰漢封單超為列侯又以為車騎將軍皆書宦者於其上考之凡例加於除官以著其與政加於封爵以著其有功先儒謂宦寺之禍甚於女寵漢唐傾危實由此輩可不誠哉可不誠哉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地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書法 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世矣故書譏之宦者封王

終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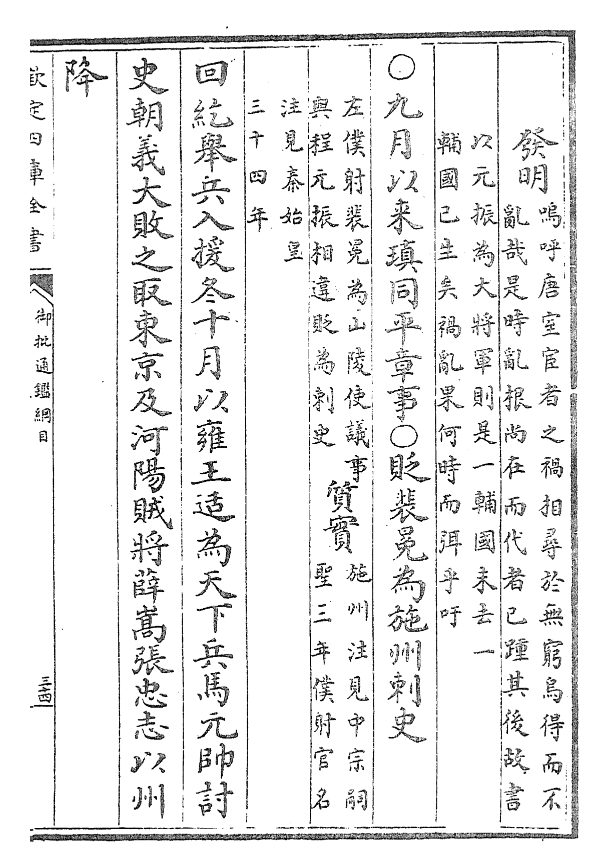
一而已

癸明以一閹尹而寵之以宰相封之以王爵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質實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台州袁晁作亂質實台州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考異以下漏宦者二字考證當書宦者於程元振之上質實驃騎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發明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質實 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清潭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也回紇乃為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初毘伽闕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

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還歸營琚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

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容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集覽

毘伽闕前可汗之號登里之父适古活反雍王之名車鼻回紇將名也車昌遮反披靡史記漢書漢軍皆披靡並上聲正義曰披靡精體低垂也韻會注披靡震慴貌

質實

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河陽三城一統志云大陽津即茅津在河南府陝州城北四里一名陝津春秋時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即此處雍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為殿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後殿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伊闕馬璘岐州扶風人河陽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即此漢置縣隋文帝於此建河陽宮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鄄郡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相衛洺

邢四州相注同上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恒陽縣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張忠志營州柳城人安祿山假子恒趙深定易五州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趙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深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下博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 於是遣劉清潭使回紇徵其兵其不書徵兵何諱之也據至德元載書徵兵回紇曷為諱之回紇既至三城乃因辱使者故諱之諱之則曷為書入援朝義之敗東京之復回紇與有功焉固不得不書之也

發明 前日兩京之復借助回紇綱目皆不書之者不予遠國之有其功也今馬舉兵入援何為

復書之哉夫當禄山反叛之初二京覆沒肅宗以欲速之心急於討賊為迎侍上皇之舉是以借兵收復故綱目亦亮其不得已之意寓諸書法之間所以尊中國而存大體耳若夫代宗之初則非前日之比思明既死餘孽僅存李郭諸賢效忠宣力正自不必外求援兵況是時虜酋恃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啟入寇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為後戒耳然則或書或不書皆有深意君子不可不察也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胡氏曰不平輔國專横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

者私意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集覽 累大累力僞反荀子王霸篇不得道以持之則大累也注累猶辱也

正誤 其為太子累大矣今按累謂罪相連及也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書法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賊病帝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揚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錄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終綱目書盜殺十一書遣盜殺三詳周威烈王二十四年

發明 李輔國脇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與夫

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書盜殺李輔國不知所謂盜者何人哉可愧甚矣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稗將契丹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鬭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集覽 契丹王武俊王武俊本契丹奴皆部

質實 成德軍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井陘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

書法 賜姓名不悉書據嗢沒斯賜李思忠宋文通賜李茂貞段凝賜李紹欽王晏球賜李紹虔温韜賜李紹沖朱友謙賜李繼麟皆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寶臣譏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終綱

目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書賜姓三婁敬孫世勣羅藝書賜名五詳玄宗天寶九載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河朔二郡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合還攻僕固瑒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朝義大敗奔莫州懷恩兵馬使薛兼訓郝庭玉及田神功辛雲京皆會進圍朝義於莫州　質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下博縣名注見穆宗長慶二年一統志云莫州本漢之鄚縣隋屬瀛州唐置鄚州改鄚

為莫國朝省之故城在河間府任丘縣北三十五里

癸卯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發明 來瑱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綱目書殺而分註述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集覽奚契丹奚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契丹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質實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

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徤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之行間自效行胡剛反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集覽 薛嵩願於行陳之間自展功效也

質實 磁州名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魏博德滄瀛五州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德注見陳宣帝太建八年安德滄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 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者此其稱河北諸鎮何見河北之盡失也復失河北懷恩為之

發明 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挂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集覽 置頓安置宿頓之具渠帥夏書殲厥渠魁注渠大魁帥也好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紋小而輕也 質實 陳鄭二州名陳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陳一統志云趙城縣名本周穆王封造父之地春秋時趙簡子居之漢為河東郡彘縣地隋為霍邑

縣地隋末始分置趙城縣屬霍山郡唐屬呂州後屬晉州宋初省入洪洞縣尋復舊政和中陞為慶祚軍金復改為趙城縣屬平陽府元割屬霍州國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書法綱目書外蕃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凡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以歸國書是年吐蕃觀望反覆則以歸國書德宗興元元年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石晉丙申年皆幸之之辭也終綱目書外蕃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書還歸者三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

衆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書法 書留後始此

三月葬泰陵喬陵考異 喬陵按唐鑑當作建陵 質實 一統志云泰陵唐玄宗之墓在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建陵唐肅宗之墓在西安府醴泉縣西北一十八里武將山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質實 浙東道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質實

嬀檀平薊四州名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廣甯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薊注見上年漁陽棣冀二州名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青淄軍名注見大歷十四年淄青

敎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

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范氏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綰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胡氏曰楊綰初議髣髴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興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

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費謝之遽有所未及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士人之師尚顧綰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己見則附于後毋矜詞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勿問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材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集

覽進士加雜文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明經加帖括帖括即帖試也明經帖試注同上年長老謂年長老成之人誦帖括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帖誦上第索隱曰才優而品第最高者道舉唐制取士

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保桑梓謂居其鄉土者詩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父母所樹已不敢不恭敬文公集傳曰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故謂家鄉曰桑梓之邦博士學官名掌通古今祭酒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正誤

道舉令按玄宗尊重道教開元二十五年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道即道舉也故揚綰謂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俱停

質實

揚綰華陰人僥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嚴武華陽人挺之之子

書法

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綰議也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〇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僊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来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説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説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顔又以来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僊非不撫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

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諭懷恩詣闕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集覽 河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男玢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降虜

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河東節度注同上年并州中使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書徵處士不至者有之矣未有徵入朝不至者也書徵變夷入朝不至者有之矣隋煬帝大業六年未有徵臣子入朝不至者也於是僕固之不臣甚矣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陜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考異上當作帝

唐自武德以来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

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粮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祿山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茶毒矣至是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叱之獻忠曰今社稷無主令公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

儀責之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輿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經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

留守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暴横長安中子儀至滻水引三十騎徐進召甫斬之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藴琦將兵屯盩厔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鬭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觧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纎芥于胷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集覽大震關隴州汧源縣大震關後改曰安成部曲漢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轉鬭轉相戰鬭也轉陟兗反持滿謂注矢於弓弩引滿而不發纖芥纖細也芥菜名其實至細以喻事之至微者或作纖芥注芥間也謂不以細事而間介于懷賓

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鎮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屯田注見高宗龍朔三年蠶食注見大歷十四年荼毒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大震關注見玄帝天寶十五載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九州名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崞縣河注見晉愍帝永和元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辨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奉天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閼内

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吐谷渾西羌别種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便橋注見高祖武德九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豐縣名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廣武縣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究川一統志云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四十二里一名華嚴川鄠坊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華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寶應縣名注見梁元帝承聖元年陽平渡水注見玄宗天寶二載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目播越書如四書劫如二書出奔四書奔九書走六詳

玄宗天寶十五載

發明　肅宗罷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罷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冠抑遏奏請遂至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師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閹官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冠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

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譏大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飈發擊退虜賊再安社稷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内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賢路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

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胡氏曰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老子曰公乃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社稷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藩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名見虜至便檇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集覽疏元功疏與踈通遠也元大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記孔子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注勞力報反勞来也公乃王老子歸根篇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注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能為王則德合神明可謂天子也肆諸市朝記檀弓下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質

實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犯闕度隴闕謂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隴謂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縣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書法 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歟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識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二程元振仇士良

宦官呂太一反廣州討平之實

實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書法 唐世宦官不書宦官此其書何非常也宦官而反則非常矣故以為觀軍容使則書宦官肅宗乾元元年魚朝恩反則書宦官弒則書宦官敬宗寶歷二年劉克明皆非常也終綱目宦官書反二是年呂太一昭宗大順二年楊復恭

○十二月上還長安考異上當作帝

車駕發陜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質實陜州注見

周顯王四十五年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書法朝恩前為宣慰處置使削不書矣此其復書之何一宦官也至加以天下之大名則不必削可也故備書之而代宗尊寵閹寺之過不待貶而自見矣

發明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方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内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脇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册為後鑒也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内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質實〉松維保三州松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甘松維注見大歷十四年保未詳沿革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劍南道名注同上年益州

甲辰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集覽〉三原耀州縣名屬京兆按〈質實〉三原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五年溱州注見肅宗乾元二年耀州令奉元路耀州是也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綱目官者書流二程元振吐突承璀書杖一辛宗景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上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為汾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質實　李抱真河西人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　譏不早也故雖不行亦書遣譏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以魏博為天雄軍賓實天雄軍注見漢

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從田承嗣之請也

書法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

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

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弟子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質實　汾上汾水之上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雲南未詳處所或謂即雲中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都虞候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衆心殺焦暉白玉

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玉言有驗遷殿中少監范氏曰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譏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集覽 揄次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十將官名也一本作其將也善善惡惡注見太宗貞觀十六年

質實 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汾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河乘傳注見漢景帝三年牙將注見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發明 安史反逆皆死於其子天理固爲甚明懷恩親目其事尤而效之故瑒亦爲其下所殺綱目書之爲斯世戒亂臣賊子猶欲稱亂不已乎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書法 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以宦官之譖與晏俱罷用法如此唐之僅存幸矣綱目並書之所以譏也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質實 王縉太原人維之弟 〇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来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捋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質實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汴水注見晉安帝義熈十二年汴河梁洋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洋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鄉江漢二水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罷孝悌力田及童子科

揚綰奏孝悌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令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集覽稅青苗錢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歛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

書法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譏也是故玄宗之給官俸書始加賦代宗之給官俸書稅青苗錢皆識辭也終綱目書青苗錢一而已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考異此誤當去武穆二字分註謚武穆考證書謚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 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諡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於爵諡何哉不滿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發明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温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遂至諸將不復稟畏愧恨而死夫當代宗播越之時光弼擁兵不赴國難雖有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惜且光弼與子儀齊名號為李郭戰功俱為第一然綱目於子儀之卒書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而於光弼之卒不書其太尉侍中副元帥之官止及其爵謚而已於此見君子有不滿之意故予之而不盡予亦可以為事君不知命義者之戒也嗚呼以臨淮之功少有疑沮猶不足以全始終況下於臨淮者乎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

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冦京師震駭㑹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冦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冦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

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沙陀者姓朱邪世居沙陀磧因以為名

質實

乾陵高宗之墓注見嗣聖元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甘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朱邪世居沙陀磧注見睿宗太極元年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

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列與裂通車裂也常侍謂郭晞子儀第三子也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發明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

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書法　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五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而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耳所減蓋六百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發明　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所奏之數戶僅

二百九十餘萬口僅一千六百九十餘萬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夫有盛必有衰固天地盈虛之數玄宗恃其户口之富窮奢極欲自謂常亨太平不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纔十年間其減耗之數為户几六百七十餘萬為口几三千五百九十餘萬向来富庶之盛今皆安在哉方其溺愛之時特一女子所樂僅若毫芒然而驕奢淫泆之事皆由之而出其極遂至衰壞生靈若是其衆可謂其源甚微其流甚廣者矣人主觀此要當兢畏持守毋使乍盛而忽衰暫安而遽危則亦庶乎其可也嗚呼保治之難如此可不畏諸可不戒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上

謹案第三頁前一行河北道名按魏土地記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所謂安陽河即洹水也此誤

第十一頁後四行本秦北地郡刊本脱地字據元和志增

第十五頁後六行乾元初置巫州按元和志貞觀八年分辰州置巫州此誤

第十七頁後七行白沙山名按文獻通考真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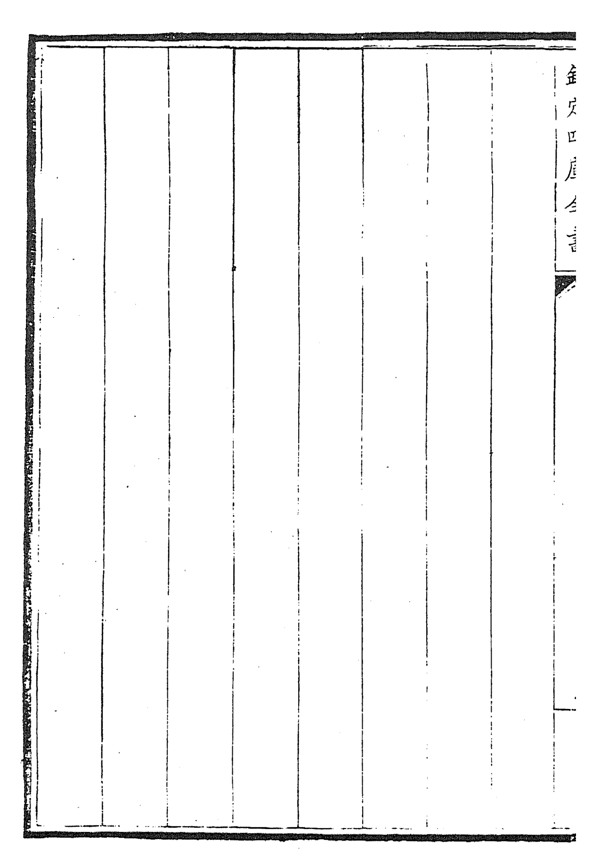
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若以為鳳陽之山則去北固遠矣此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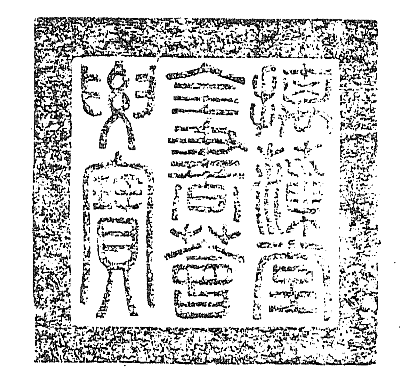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一行平原郡名按平原對隂阻言之非河北道之德州也此誤

第三十八頁前三行河朔二郡名按唐書兵志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河朔猶河北也此誤

第五十頁前二行保末詳沿革按文獻通考奉州唐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置天寳八載

徒治天寶軍名保州廣德元年沒吐蕃此失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百六十五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下

乙巳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集覽　澤潞即昭義藩鎮也有州五曰邢洺晉澤潞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劉貢父曰漢謂騎士講武為都試

質實　澤潞二州名注見肅宗乾元二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觧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安居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

能 **集覽** 捋軸注見梁武帝天監十六年推剽推傳追用反剽匹妙反索隱曰推殺人而剽掠扉屐扉扶味反草履也 **質實** 獨孤及洛陽人隴西郡名注見左傳資糧扉屨秦王政三年僕射官名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巴蜀二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發明 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其失一耳宜乎綱目亦不書獻言之人也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集覽** 利我不虞利幸虞度也不虞猶言不意也我不虞度則彼之利 **質實** 奉天

縣名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旱 米斗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集覽 裴諝姓名也史炤曰諝思呂反 榷酤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賫賣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郎中爾何以書嘉服義也書爻予之

劒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劒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質實劒南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發明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固已論之矣嚴武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而亦得書其爵何也唐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爵者初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強耳故自是而後迄於五季例皆做此觀者不可不知

畿內麥稔

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賔實京兆郡名
注見元宗開元十一年什一之
法注見大歷十四年

書法
書第五琦不書此何以書譏取民也是舉也第五琦為之終綱目書大稔四（闕）高宗永徽五年書大稔一而已

發明
上書早此書大稔亦足見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内則四方萬里之外又將若何雖曰幸之實亦傷之也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斛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集覽

成德成德藩鎮自李寶臣始有州四曰常冀深趙魏博魏博藩鎮自田承嗣始有州七曰貝魏博相磁洺衛相衛相息亮反殷王河亶甲居相即此後魏置相州今彰德府是也衛古汲郡也在漢為河內朝歌縣北周改衛州盧龍盧龍藩鎮自李懷僊始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嬀檀

質實

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鄭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相衛二州名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衛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書法　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書正己何譏也親以鄭王邈為節度不書書留後譏不振也遂殺主帥命為主帥自代宗始於是平盧李懷玉西川崔旰盧龍朱希彩淮西李希烈綱目悉書之

發明　肅宗乾元元年平盧師王志元卒裨將李懷玉殺志元子推侯希逸為主將迨今首尾八載蓋希逸乃懷玉所立宜其復見逐於懷玉也夫天子制公侯伯子男所以辨君臣之分嚴上下之防耳唐惟不謹於此故亦卒亡於藩鎮此則理之必至者也書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則唐人紊亂名分自生厲階使君臣上下之倫顛倒而失其序曉然見矣逐節度而為節度逐天子豈不為天子乎吁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集覽 内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尊以音樂幽薄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寶輿輿本作舁舁車也以七寶飾之幽薄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

書法 終綱目書講經者三宋己丑年魏主丙寅年梁武帝甲戌年梁主繹皆親講也此非親講則其書之何自内出也故異教有自内出必書仁王經自内出則書是年盂蘭盆自内出則書大歷三年皆所以病代宗也

發明 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外國憑陵此正憤悱自强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

仁王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盂蘭盆紛紛文舉大歷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貶之也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諸部入寇懷恩道死名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党項趣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奏敵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急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

懷恩拒命三年再引番兵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扶敵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敵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敵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敵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

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

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

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子儀恐懷恩驍將逃入外蕃請招之上赦其罪詔回紇送之懷恩之姪名臣自回紇以千餘騎來降党項帥鄭庭郝德等亦詣鳳翔降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敵非惟敵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亦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令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

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敵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集覽

奴剌即渾奴剌也吐谷渾自稱曰渾主故以渾奴剌名之剌盧達反盩厔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錯愕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捐館捐余專反謂棄也禮婦人死曰捐館舍顏師古曰蓋亦通稱也不欲斥言曰死故托曰捐館未得與北軍齒齒謂舉列如齒也言猶在北軍之下鏖戰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師貞丈人吉彖曰師正也貞正也貞丈人絕句丈人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伊川先生傳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帥師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

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質實

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大人子稱父曰大人晏駕注見漢高帝十二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酹地以酒沃地也靈臺縣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解嚴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穰苴既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淮陰侯起於微賤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韓信

書法

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凡內與外盟其辭有四請盟畀辭也受盟順辭也與盟降辭也來盟抗辭也終綱目書誘入寇二是年僕固懷恩後晉癸卯年揚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書蠻夷受盟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書請盟一高祖武德九年書與盟一德宗貞元三年書

來盟一穆宗

長慶元年

發明　子儀輕騎見虜之事膽炙人口至今以為美談然非忠信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名子儀也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出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閏月以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考異提要作十月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集覽　戎落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也落院落聚落

質實　路嗣恭三原人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實河中府名注見周報王十二年蒲坂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初嚴武奏將軍崔旰為漢州刺史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以除英乂英乂至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大敗而還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此宣言英乂

反而襲之英乂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栢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巙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集覽**攘地高誘曰攘猶拓也推也李昌巙姓名巙奴刀反史炤音渠廼反誤矣**質實**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一統志云簡州本漢犍為郡之牛鞞縣晉因之宋齊屬蜀郡西魏改陽安縣於縣置資州及武康郡後周徙資州治資中隋初置簡州後罷唐初復置簡州後又置清化軍宋復為簡州領陽安平泉二縣元廢平泉以陽安縣省入焉國朝初改州為縣屬成都府普州注見高宗顯慶三年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臨邛瀘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江陽

流顧繇於錦州考異提要錦作綿

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坐流錦州**質實**華原縣名未詳沿革錦州未詳沿革

考異作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

丙午大歷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賀實祭酒〕官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書法 復補何久廢也書喜之亦悲之終綱目國學書復者二乙丑年齊是年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二月

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

講經為文俚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集覽　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常參官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也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也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

書法　非親祀也則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朝恩帥軍將聽講子弟皆為諸生至乃自謂才兼文武書傷之也終綱目書釋奠二高祖武德七年是年惟此非美辭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

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仰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集覽 門籍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通籍仗家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

質實 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以杜鴻漸為劒南東西川副元帥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崔旰戰于梓州敗走旌節皆為所奪鴻漸至蜀境聞之而懼使人先達意於

旰許以萬全旰畢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至成都見旰接以温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又數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旰以栢茂琳楊子琳李昌巙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集覽干紀謂干犯紀綱也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質實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北庭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

年高昌韓彭謂韓信彭越
也二人乃漢高帝時良將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考異以下漏官者二字按凡例官者除拜加官者字或謂乾元元年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已書宦官然漢單超兩書官者不厭辭繁則此判國子監前所未有亦當加官者字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衮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官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甚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集覽成均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鼎折足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質實常衮京兆人

書法官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

發明 朝恩既為天下觀軍容處置使今又判國子監事則是文武大柄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唐室為無人矣其為夙沙衛也不亦大乎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考異 上當作帝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集覽** 緡錢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 書譏賄也與生日罷晏者異矣終綱目書生日四詳太宗貞觀二十年書上壽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是年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

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税法民多流亡至是停之

書法　書停什一何予之也什一古法也停則曷為予之曰往年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其麥畝收什一曰此古十一法也行之甫一年民多流亡及是而罷書曰停什一稅法幸之也

十二月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

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名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嫚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狭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集覽

同華同本漢馮翊也後魏改同州華本後魏東雍州西魏改華州

質實 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同華二州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

少遊為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貴以是得進除桂管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官宦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

集覽 桂管即秦之桂林郡漢置零陵郡梁立桂林於蒼梧鬱林之境唐置桂管管猶府也宋陞靜江府宣歙宣即秦之鄣郡漢改丹陽郡今寧國府是歙在漢丹陽邑隋置歙州宋改為徽州治歙縣歙失涉反

質實 桂州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桂林宣歙二州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歙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新都

丁未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考異斬當作誅

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質實　渭上　渭水之上注見漢高帝五年

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家杖曖數十

集覽　薄天子　不為薄輕之也謂天子不足為也　質實　一統志云昇平縣名唐初所置宋熙寧初

省為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度使

杜鴻漸請入朝廣為貢獻因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旰厚歛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

發明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繼書以杜鴻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功也至是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耳比事觀之厥罪惟均矣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有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無事飯千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灾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致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西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

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胡氏曰人死而寘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惡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舍父念母母乃悖於人道乎

集覽 賜莊先蒙所賜之莊田安史皆有子禍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西僧不空西方之僧也名不空九年死諡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質實 曲江地名注見德宗建中二年華清宮館注見玄宗天寶六年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

書法 作寺非上命不書朝恩作之則何以書為太后冥福作也而況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助之乎上書作章敬寺下書幸章敬寺則與上命無異矣故從湘宮永寧例書之

九月吐蕃圍靈州冬十月路嗣恭擊卻之○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自漢唐以來之勲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儀為首稱非其得於天者獨厚也良由篤棐謙沖不敢以功業自矜故能終身顯榮錫施後世觀其自謂不能禁暴乃遭天譴數語其虛懷卑識過人遠矣

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質實 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宛

戊申 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考異上當作帝

書法 書聽民出家多矣晉成帝咸康元年壬申年魏辛丑年隋末有書人數者書千人甚之也又其甚有書度僧萬人者矣庚子年閩主曦佛寺書辛始此終綱目佛寺書辛二是年懿宗咸通十二年捨身講經不與焉

發明 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三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夏四月崔旰入朝復使還鎮

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揚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寬與揚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

漢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來朝書遣還鎮有之矣據田弘正劉從諫安富琦未有書復使還者書復使還特筆也其特筆何譏失刑也崔旰前殺節度則罪人也於是入朝可以除之而弗之除復使還鎮唐之不能刑甚矣故特書復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集覽 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皆唐制正五品官也

質實 蓬萊殿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衡山注見肅宗至德二載

書法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矣故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横於内其不能用泌可知矣卒之無所建立而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徵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嚮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倓曰承天皇帝胡氏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集覽 岐薛岐王薛王也後皆追謚為太子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

回紇可敦死以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

而講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賫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懟厚禮之

實 回紇匈奴部名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集覽 盂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華梵雙舉或曰盂蘭盆天竺國語猶言救倒懸令人設盆以為供誤矣

八月吐蕃寇靈武質實 靈武縣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 ○以王縉

領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王縉代之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約束縉悉擒斬之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

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吐蕃遁還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質實 李晟洮州臨潭人大震關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書法 凡書屠識也此其書屠何吐蕃為暴甚矣至是一逞志焉而唐室之氣少振書曰吐蕃遁

還予功也於是李抱玉使之不書書李晟歸其事於晟也終綱目書曆八詳漢初乙未年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内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還徙勞弊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来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

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集覽掌漏者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主掌刻漏之人漏注見漢質實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帝建昭二年七年平涼邠寧二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流言注見漢元帝初元五年

乙酉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

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巳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質實 反間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於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部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晋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於大國集覽我於使人乎取之使人將命者言我今於汝取索不足之賄馬歲至自乾元以來每歲來求和市吾數皮而歸資數計也言馬之死者我卻亦計其皮之數而償以值

書法先是甯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書此其書何予存厚也懷恩既死上以舊功養其孤女至是嫁之可謂厚矣故雖册為崇徽公主不書以懷恩女書所以志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還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質實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幽朔方郡名

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渠帥注見廣德元年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瘞胡氏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期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不肯削髮僧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簀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髡首以為達哉

集覽曾子疾病易簀而死記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

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簀音責牀笫也笫側吏反言病雖困猶執於禮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書法十二月卒譏貪位也冕嘗相矣於是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若此而猶拜焉其貪甚矣故聯書譏之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

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温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温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温以自助也載又請割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皇甫温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温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瘞赦京城繫囚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勿有憂懼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

矣

質實　不軌注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天興縣名注見周顯王八年殽神策軍注見德宗建中四年寒食清明節前三日也陸鄴鄴中記并州之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食之中國以為寒食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發明　代宗去三官官書法各不同李輔國書盜殺程元振書流放魚朝恩書伏誅蓋代宗面責朝恩異圖數其罪而戮之故綱目亦得正其誅也雖然代宗既知官者之弊屢煩處置令既勒除元惡盡亦修復太宗舊制内侍不置三品黄衣廪食止於守門傳令然後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庶幾禍根屛絶令則不然遂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以楊綰為

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集覽 試謁句絕本作判官院僚

書法 唐世書吏部尚書四矣詳太宗貞觀十九年未有書吏部侍郎者書徐浩何譏賄也自是書吏部侍郎凡四書徐浩以志元載之賄書崔羣以志穆宗之私書韓愈以志逢吉之欺書陳夷行

以志嗣復之
忌皆譏也

秋七月京畿饑

斗米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終始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用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

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質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發明

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況代宗以萬乘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拂袖而歸隱身巖穴安於義命可也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

委以山南使臣得扶文二州名扶州在隴右文專備隴坻詔從之

集覽

州在平陰道西魏置州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皆在扶風汧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梁岷今成都府古梁州也今西和州古岷州也或曰梁州溫江縣西二里有岷江故曰梁岷關輔關中有三輔故曰關輔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質實

一統志云扶文二州名扶本西魏之鄧州後改為寧州唐初為扶州大歷中廢為鎮以屬文州元領同昌帖夷尚安鉗川四縣俱廢故址在陝西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境西文後周所置治陰平郡隋初郡罷煬帝時州罷唐初復置文州德宗時以舊城在平地遂移於故城東四里高原上即今陝西文縣守禦千戶所城是其故址梁岷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隴坻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考異討當作擊

蠻酋梁崇牽據容州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畧使王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為難翃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拔容州擒崇牽集覽西原南蠻有黃氏是也王翃姓名也翃音胡萌反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一統志云容州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置宕昌縣梁改曰陰石縣兼置陰石郡隋初罷郡改縣曰奉化後改為普寧屬藤州唐初改置銅州貞觀中改為容州因有容山故名天寶初改為普寧郡乾元初復改置容州宋因之元改為容州路尋復為容州

國朝初改為縣以普寧縣省入屬梧州府王翃晉陽人翊之弟

三月河北旱

斗米

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録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殷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以少良頌珽離間君臣敕付京兆皆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

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胡氏曰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其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善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然代宗誠欲治載則以少良所訟名百官集於朝堂雜究治之肆諸市朝可矣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乎

集覽 方命馬融曰方放也陸德明曰方或音放應劭曰謂放棄先王之命令也

正誤 方命今按方命逆命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冦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

質實 韓滉長安人

壬子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
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
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

集覽 鴻臚寺鴻臚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寺注見昭宗天祐三年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發明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夫當開
國之初小人尚不可用況外裔乎唐肅宗志
圖欲速之功借兵回紇雖於克復二京不為無補
然恃功驕恣患亦不小當其東都殺掠之時綱目
掠而不書猶以其有功於國為之隱忍至是唐朝
報之已辱乃復暴横不已是以難從末減況其附
會吐蕃入冦郊畿我亦有詞可執代宗於此正當
待以國門外之制護送出境然後謹守彊埸嚴為

之防可也置之輦下聽其恣橫尚何以為國哉書日回紇使者犯朱雀門則唐人好與外番共功之弊不可捄矣有國有家者尚鑒茲哉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質實 盧龍 道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發明 朱希彩殺李懷僊而自立不五年間反為將吏所殺唐人無政固不足道而出反之報亦

甚昭昭凡事觀之其理著矣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贈實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上黨郡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蕚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蕚知留後

集覽蕚五各反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粮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遺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

建等今勅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集覽 按堵將士皆安然如牆堵之不遷動

質實 永平節度未詳沿革滑亳二州名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亳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徐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棲筠列其狀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

集覽 侯莫陳怤怤音敷名也侯莫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美原耀州美原縣屬京兆府

質實 明州注見僖宗乾符四年一統志云美原唐之縣名屬京兆府本後魏之土門縣地元省之故址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六十二里于郃萬年人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悦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胡氏曰古者國有馬政況為天子富欲畜馬蕃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其能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方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其損不亦大乎集覽八坊監牧之地周書兵志曰監牧所以蕃馬也自貞觀至麟德馬數蕃息於岐豳涇寧之間置八坊為四十八監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

質實乾元肅宗年號

監音居陷反

發明書回紇使者辭歸而載市馬之事於下唐朝非固真欲得馬者也不過順適其意而已當如是曷若厚其歳賜而絶其市馬乎不然彼固自謂吾以馬而得繒帛耳適所以啟其心之無厭也

秋八月朱泚遣弟滔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至是泚遣滔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質實 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 質實 循州注見晉高祖天福七年 ○名郎

摸入見

晉州男子郇摸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

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集覽 卯模姓名也卯相倫反

質實 晉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東帝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書法 於是卯模獻言三十事不書獻言何卯模此舉近於行伍帝召見之可謂能盡下情矣書名卯模入見美名之者也

發明 卯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冬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

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毁之而加平章事以褒之質實安史謂安祿山史思明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敵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敵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敵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敵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敵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敵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敵輜重殺數千人敵遂遁去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

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與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集覽朝那注見漢文帝十四年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二十四年馴致馴船倫反馴致猶言遂致也

質實一統志云宜祿縣名後魏所置屬南豳州隋唐宋元俱因之今省故址在西安府邠州城西九十里

泰原二州名泰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原注同上六年高平輜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武侯蜀漢諸葛亮卒謚武侯

元載奏請城原州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

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集覽 盡潘原盡於潘原之西境也一本潘作潘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隴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隴坻一統志云秦嶺在西安府藍田縣界唐韓愈所謂雲橫秦嶺家何在即此平涼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青海注見高宗鳳儀三年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内又有驛藏制勝木靖六盤五關皆唐時所置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書善戴請也是故此書元戴奏請復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集覽羌渾羌渾羌三苗姜姓别裔如党項之屬渾胡昆反本鐵勒諸部之號也如吐谷渾之類皆近吐蕃故連言之

三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詔以永樂公主妻田承嗣之子華上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范氏曰齊景公諸侯也涕出而女於吴

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納侮卑替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集覽 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春秋時諸侯也吳蠻夷也號為彊國吳嘗伐齊而齊亦未嘗服吳然齊侯畏而耻之因嘆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於是泣涕嫁女於吳以求和親焉若景公者可謂能安於屈辱者矣女尼據反

質實 一統志云永樂本地名後周置永樂郡於此尋省入芮城唐初復置永樂郡屬芮州後屬河中府金省為鎮故城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書法 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何譏也妻者以之為妻也妻者齊也田承嗣廟祀安史父子謂之四聖其逆節可見矣以至尊之女而齊之逆臣之子非匹也故特書妻深譏之終綱目書公主下嫁十有四詳漢武帝元鼎四年書許妻者一而已

夏六月西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集覽三藏釋氏法苑義林曰三藏者謂經律論也

質實肅州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

書法書死何從其例也賊盜書死外番書死書范增書莽母妻書莽太師王舜書莽大夫揚雄賊之也書不空夷之也僧死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贈司空爵肅國公書所以病唐也終綱目非蠻夷盜賊而書死者六詳漢王邦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不空雖曰胡僧然贈以開府爵以國公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書曰死何哉彼以外國之民奉外國之教固當從外國之例也綱目之於外國雖其君長亦從其例況不空乃其民乎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質實 黎幹戎州人巫覡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書法 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多矣不書雨於是旱未踰月書雨何予誠也先是京兆尹令作土龍自與巫覡更舞上聞撤之減膳節用帝可謂知所本矣故特書予之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書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京師注

見周顯王

二十五年

乙卯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陷相州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崿帥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

質實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承嗣越境爭城耳書反何謫之而不奉詔是眞反也況復陷洺衛乎綱目一字之貶不虛矣

發明　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妻田華代宗之所以撫之者至矣而承嗣不免於反曷若任用人才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揺首順服如其旅拒則振揚天討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

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聞者皆服

質實 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田承嗣陷洺衛州

質實 洺衛二州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詔諸道不得輒募兵○二月河陽軍士逐三城使常休明

質實 河陽縣名注見昭宗天祐二年孟縣三城注見梁武帝大同四年

休明苛刻少恩軍士攻之奔兵馬使王惟恭為帥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陝州軍亂

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大掠庫物觀察使李國清不能制拜之而走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寶度注見實淮西節

憲宗元和十年

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

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

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正己攻德州拔之忠臣進攻衛州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寶臣正己會圍貝州承嗣出兵救之平盧士卒以成德賞厚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衛州南渡河屯陽武寶臣遂與朱滔攻滄州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

集覽 平盧平盧藩鎮有州十二曰鄆曹濮登淄青齊萊兗海沂密至憲宗元和間分為三道

質實 永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零陵德州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平盧軍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武陽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滄州注見晉穆帝永和六年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〇李正己按兵不進

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李正己遣使至衛州田承嗣因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名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范氏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

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寳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同謀寳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寳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寳臣曰河内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寳臣慙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集覽 溘死溘渴合反說文奄忽也莊子溘然而死注謂奄然也字或作殪寺人貂寺音侍寺人閹官也貂通作刁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豎刁夙沙衛注見肅宗乾元元年

質實 豎子即豎儒注見秦二世三年范陽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涿郡河內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

吐蕃寇涇隴李抱玉馬璘等擊破之質實涇隴二州名涇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隴注同上六年汧○貴妃獨孤氏卒

追謚貞懿皇后

書法妃卒不悉書此何以書譏惑溺也於是上悼妃甚追謚貞懿皇后故書譏之武惠妃謚皇后則書薨以為譏此其書卒何後書瑩貞懿皇后則雖不書薨可也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質實瀛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河間國○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斬當作誅質實嶺南節度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同上年南海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初田承嗣既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發明 按分註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然綱目不書表請者承嗣本無朝意姑以是欵兵耳況前書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未聞舉正其罪今乃無故赦之故綱目直書曰赦以見天討不能加威令不復振之意若曰承嗣反逆未嘗屈服而朝廷自赦之也然承嗣實未嘗入朝而書入朝猶為唐人文其詞云爾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

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横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功讓之宋州刺史李僧惠爭功忠臣擊殺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質實　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屛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集覽 喧咽咽乙結反喧嘩咽塞也馬頔姓名頔徒歷反離立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為干人私也離兩也

質實 卒哭注見齊武帝永明八年偶語對言也

丁巳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書法 承嗣前書反書討矣未聞捷也以其請朝則赦之請而不至則復討之得其謝罪則又以釋之綱目不書請朝而書赦不書謝罪而書釋所以黜承嗣之姦欺著代宗之不振也綱目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書言事得罪侯君集上書下其獄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 承嗣跋扈既而復赦既赦復反請入朝而未嘗入朝代宗坐受玩侮皆無如之何今又書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則其姑息亦太甚矣尚何以為國哉噫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

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胡氏曰元載王縉固有罪然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則付諸廷尉驗虛實稱輕重而施刑焉亦奚以遽為哉今不詢在廷不歸司寇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闊畧直加以反逆之罪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幾者必中人也李峴殺程元振者而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立相位罪惡貫盈平時薰蒸聒習於上之聞聽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報仇之所為邪且劉宴素附中人魚氏之恨在載而不在縉故宴免縉而取載也

集

覽醮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悃於天地稱是謂他物與胡椒相等也稱尺證反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神主經邦不續經畫也如織之有經緯言經經理邦國而無功績

質實

括州注見高宗顯慶元年吳湊濮州人廷尉官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司寇官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

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誅衛鞅誅陳豨誅產祿誅濞誅史歆誅董卓誅馬騰誅步闡誅顏誅祖約誅張瓘誅元鑒誅爾朱顯壽誅元載誅田布鑒誅劉銖直書誅而削去官皆甚快之辭也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慼踧踖之態者亦非也○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掊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

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公曰衮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集覽**守捉使守捉注見玄宗天寶元年堂封唐制宰相堂封歲三千六百緡至興元後纔千二百德宗時復舊**質實**踧踖恭敬不寧之貌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考異此誤書謚**考證**據提要當去文簡二字分註謚文簡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書法裴冕以十月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則書曰卒而已綰亦四月拜相七月而卒非間有事也則曷為不以冕例書之綰非冕比也其卒也綱目尤深惜焉故特書贈官書謚

發明　楊綰為相僅三閱月而弊政侈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綰平章事初無美詞至是綰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辭比事之意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哀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宴樂

質實　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凉

吐蕃寇原坊州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霖雨度支奏

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范氏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滉而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與

質實 河中府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

坂池鹽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一統志云南浦本漢朐䏰縣地屬巴郡蜀漢立南浦縣後周改置安鄉郡尋改曰萬川屬南州隋改萬川曰南浦屬巴東郡唐初置南浦州尋改為浦州貞觀中改為萬州天寶中改為南浦郡乾元初復為萬州兼置南浦縣宋因之元省南浦縣入萬州國朝洪武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澧州注見高宗上元二年寶應靈慶池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鹽池

書法

書度支奏何罪罔上也故先書霖雨而度支之肆罔見矣是故黃龍遊江則書越巂郡上漢平帝元始元年黃龍見則書巴郡言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河水清則書青州言陳壬午年齊河中瑞鹽則書度支奏是年皆咎其欺也

發明 既曰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滉之欺一以著代宗之蔽也

冬吐蕃寇鹽夏郭子儀遣兵拒却之○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兖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兵甲租賦刑殺皆自

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虞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胡氏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質實

齊海登萊沂密六州名齊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鄆登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年萊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東萊沂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北徐密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諸邑曹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澶州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淵復鄆二州名復注見晉孝武太元六年竟陵鄆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敕毀白渠碾磑

敕毁白渠支流碾磑以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衆先公主即日毁之

集覽 白渠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按地志古白渠在京兆碾磑注見中宗神龍二年

質實 白渠注見漢武帝太始元年

書法 小事耳何以書美無私也於是昇平公主有二磑請存之上曰汝識吾意當為衆先遂毁之書敕所以美代宗也

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阨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

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如初 貭實 太原郡名注見年并州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羊武谷未詳處所

吐蕃寇靈州貭實 靈州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集覽 同乳人喻反育也 正誤 今按人及鳥生子曰乳人喻切猫鼠異類安得同產乳當從上聲謂鼠子亦飲猫乳也 貭實 隴右節度注見

秦王政三年隴西崔祐甫萬年人沔之子也

癸明　猫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物而獻以為瑞故書以譏之耳然賀與不賀又足以覘常衮崔祐甫之賢否也

秋吐蕃寇鹽慶又寇銀麟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質實　鹽慶二州名鹽注見德宗貞元三年慶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義渠銀麟二州名銀注見明宗長興四年麟注見玄宗開元九年

○八月葬貞懿皇后

上悼念后不已殯内殿累年至是始葬

書法　武惠妃薨書追謚貞順皇后而不書葬此則曷為不書追謚而以葬書譏過制也於是上

悼念不已殯內殿累年至是始葬雖正后不及是矣綱目不書追謚而從長孫皇后葬例書之使若正后然者所以譏也唐自長孫氏而下無后書葬者矣於是特書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後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未有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罪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衆軍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胡氏曰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質實 杜黄裳萬年人旋踵注見漢高帝元平元年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如父以功賜姓李

書法 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之多矣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名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

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貿實

琉璃盤貨源云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為器者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蓋不減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五下

謹案第一頁前六行邢沁晉澤潞刊本邢沁訛郴汾今改又按唐書藩鎮傳澤潞有州五謂澤潞邢磁洺此據建中以後言之若永泰間澤潞領澤潞沁鄭陳懐而無邢晉且晉自屬河中終唐世不聞割隷澤潞也此誤

第四頁前六行在漢為河内朝歌縣刊本脱歌字據漢地理志增

第十頁前八行華原縣未詳沿革按元和志京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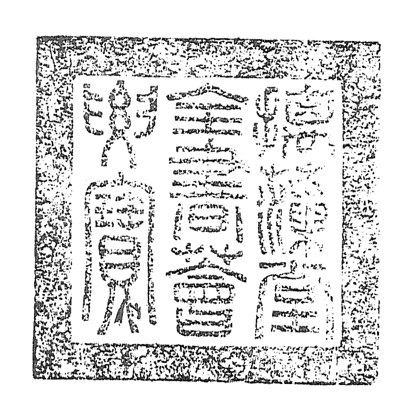
府華原縣元魏改泥陽為華原縣大足元年廢之神龍元年復為華原縣又按文獻通考唐垂拱二年以辰州麻陽縣地置錦州宋無此州其地入辰沅二州此俱失考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見昭宗天祐三年刊本祐訛福據唐鑑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粤五各反刊本五訛巾據廣韻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馬數蕃息于岐豳涇寧之間

刋本豳訛幽據唐書兵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